

● 老城 著

谷神

GU SHEN

《谷神》——神秘、恐怖又充满柔情。

「谷神」在古老的石城堡中传扬。

石城堡是古代通往流放地的小小驿站，在这不大的地盘上，苦难和流血，德性与爱情同样惊心动魄。

石城堡最终和弹药一起在大地上消失了，青春和恶梦被一同埋葬了，得以完整保留的是这部小说及小说中人物生命价值的呈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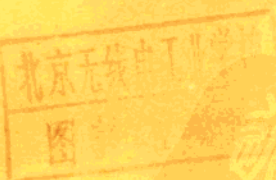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老城 著

谷

神



200679845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007.5/176

PDG

谷 神

作 者· 老 城

出 版·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地址：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：300020

发 行· 新 华 书 店 天 津 发 行 所

印 刷· 河 北 省 三 河 市 宏 达 印 刷 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开本 插页 4 印张 14 字数 335000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5306-2598-5/I·2317 定价：20.50 元



老城

1951年生于河北遵化。曾任报刊文艺理论编辑，现任河北省文艺创作中心专职副主任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，著有家族系列长篇小说五部及中短篇小说《红鬃马》、《死亡谷》、《如匪浣衣》、《沧浪之水》及文艺理论随笔等二百余万字。

13247/00

内容简介

藏山庄赵林之妾环儿从东北回返路上，遇强盗打劫落入魔掌，逃出后义爹身亡。环儿卖身葬父进入了太极镇石城堡吴家，开始了她非主非奴亦主亦奴的生活。

石城堡大少爷吴宗昌爱上了环儿，环儿却爱上了二少爷宗泰。而宗泰由于革命军战败心灰意冷，并欲自杀。因环儿心系宗泰，宗昌痛不欲生……其时袁世凯称帝在即。

石城堡丫环二芬叛离吴家，嫁给年轻军官柳林松当了六姨太，不料反被其手下轮奸。

柳林松诱降吴宗泰不果，将其全家囚禁。宗泰被严刑拷打，环儿欲与其同生死，同时他们与袁世凯的部下展开了殊死的搏斗……

目 录

卷 一	3
卷 二	57
卷 三	112
卷 四	167
卷 五	221
卷 六	275
卷 七	330
卷 八	384
后 记	438

人 物 表

- 吴照淮——石城堡男主人
吴有氏——吴照淮之妻
吴曲氏——吴照淮之妾
吴宗昌——吴有氏之长子
吴宗泰——吴有氏之次子(革命军将领)
吴宗英——吴曲氏之长女
吴宗欣——吴曲氏之次女
顾环儿——吴照淮干女儿
老解爷——石城堡管家
翠 云——吴有氏丫环
二 芬——太极园丫环
高 梁——南高营猎户
门 吊——宗英之子
汪 朝——吴宗泰卫兵
麻 汉——吴宗泰卫兵
孟怀德——太极镇财主
孔令乙——太极镇商主
孟丽萍——孔令乙之妻
小 娟——孟丽萍之女

柳林松——北洋军阀将领(孟丽萍后夫)
大草帽——叛徒

耳 朵——公山羊
谷 子——母 猫

卷 一

一

大约三十天前，环儿背后插着一根不知名的野草，要一个元宝，说卖就卖了，于是进了太极山石城堡吴家。她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着实很凉，心想月亮很圆就好了，抬头一看月亮果真圆了。无边的黑夜向前延伸，远处的景物模糊地颤抖着，空间里不知是雾还是月光，混沌柔和地飘荡着。一阵凉风吹过来，环儿收缩了一下身体，思路也拉近了——残留在棒子秸上那些焦黄的叶子宛如褪了色的白幡，飘乎乎发出细碎的磨擦声；白薯地空旷而持久，让人觉得那里潜伏着一支手持兵刃的队伍，随时有可能冒出来呐喊。收获之后的悲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，一种肃杀的气氛就这样在凉风中激荡着。

喂——找到了吗？

一个孩子在吼，没有谁回答他，环儿见那里点着了火。那堆火开始只有巴掌那么大，它在膨胀，似乎一股热气暖过来。环儿舒展了身体，看了一眼僵卧着的干爹。一只毛毛虫武装着满身的硬刺毛，踌躇满志地爬上了僵尸——它是度不过这个冬天的，环儿想，若不是遇上土匪们野蛮的打劫，再有三五天就可以回到藏山庄了，

而现在，她只有陪着干爹，在野外等待——像一片枯黄的树叶子，随风滚动，飘到哪儿算哪儿，落叶无法归根的痛楚冉冉升起来。

喂——找到了没有？

没有！一准儿找不到了，我怎么数怎么也是少了一只，他妈的！不找了。反正也是找不到了——熟了吗？

熟啦！——说不定你眼花了。大黑的天儿往哪儿跑，准是先跑回去了——喂！都过来吧！

于是那孩子呜哇呜哇地发出怪叫，另外的孩子们围住火堆。来吧——吃吧——我们的秋天，我们的月亮，我们的烧白薯……孩子们围着火堆，蹦着跳着，他们一齐呐喊了一声——龟儿子们——然后每人轮番怪叫噢儿——啊——呜儿——哇儿——

火渐渐地暗了下去，于是白薯地里平静了许多。只能听见稀哩哗啦驱赶羊群的声音。那些稀哩哗啦的声音渐渐地远去了，消失在雾一样的月光中或者月光一样的雾气中。环儿觉得太饿了，想那火堆里可能残留着烧白薯，于是朝那边走过去。孩子们并没有走远，能听到一个问：后半晌那个女的走了没？我看见那个老爷子受伤了。另一个道：没走吧！听说那个女的要卖给谁！卖给谁呢？除了孔孟两家，就是吴家了。另外一个说：你买回去当你妈吧！那个道：当你奶奶！……

环儿知道他们在说自个儿，环儿没有闲工夫想他们说什么。眼前的问题是饿——饥饿让人心慌也让人专注。火堆里残留着未燃尽的棒子秸，零星的火炭给她带来了希望。希望那里有食物，也希望那里有温暖。环儿拾起一根桔子，挑开火堆，一股暖气烘过来——里面确实有两块烧得熟透的白薯。她拿起其中的一块吃起来，觉得十分香甜，没有几口就吞下去了。另一块她舍不得吃了，不知道下一顿饭什么时候吃，她要在十分紧急的时候再吃另一块。心里觉得还是饿，心口处空洞，又掰了一小块放入嘴中，还未来得及嚼

就自动滑下去了——人这种东西太怪了，原先她一见这种食物就冒酸水儿，曾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吃这种东西。而现在还要宝贝蛋一样留一块，留待紧急关头实在熬不下去再动用。

天是真凉了，白天觉得暖融融的，一到晚上，秋风就带来彻透的凉气袭过来，四野里七零八落，一片悲怆，这就是北国的秋天。环儿想收起火，到沟沿边燃起来。她找了些庄稼叶子，捧起几块未燃烬的棒子秸子，往沟沿边走。天很黑，她被一堆白乎乎的东西绊倒了，手中的火种抛出去很远。她的脚触着了绵绵的东西，似乎还有一团温气。环儿爬起来，很快就看清了那是一只羔羊，一只失群的羔羊。她本能地朝着沟的相反方向看了一眼——那些孩子早就无影无踪了。环儿抱起那只羊羔——它很温顺，很柔软，它渴望着哪怕是异类与它作伴。环儿重新坐在干爹身旁的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吐出去，于是平静了许多，也有了思路：我如同这只羊，离开了群体，孤单地在野外待着。继而她想，若是饿透了，会不会将这只羔羊烧着吃，我若是羊羔——她想，宁肯让人烧了吃，也不要孤寂的日子。

我的可怜的孩子——环儿吓了一跳，才发现对面坐着一个人，他说：不要怕，上帝让我来救你。我知道你饿了，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”。我听说你要自卖自身，以葬义父。环儿哭起来，说是强盗抢走了她的马车、金银，还打伤了义父。现在干爹已经死了，若是你能为我报仇，死了也甘心。那男人道：要爱你的仇敌，因为“日头照好人，也照坏人；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”。

我饿了——环儿道。

我的可怜的孩子，他说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四十昼夜……

我饿了——环儿又道。

黑衣男人伸出手，触到了羊羔，羊羔打了个冷战，环儿紧紧地抱住羊羔不言声，两眼仇恨地瞪着黑衣男人。啊！上帝，黑衣人道，放了它，给它自由。环儿搂得更紧了，厉声道：它迷路了。黑衣人道：放了它吧！上帝会拯救它，会拯救它的灵魂。

环儿还想说我饿了没说出口，想起了白薯，伸手往怀里掏。白薯已经没有了，她知道一定是丢在了棒子地里，她想起了她曾在那里摔了一跤。她得找回那东西，以便在饥饿难忍的时候吃掉它。她走进棒子地的时候在琢磨那个黑衣人——准是个疯子，或者是半傻子。不过这个疯子或者是半傻子并不像恶人，对她的安全没有构成威胁，这使她感到安慰——即使是个疯子，在孤零零的时候也比没有强。如果没有这个疯子，就是有个强盗一起作伴儿，也比一个人待着好些。

白薯终于又回到了她的怀里，环儿坐回原先那个地方，问黑衣人道：你为什么不回家，你不回家可以问问别人，比如你认识的人，有没有人卖东西买东西，比如我，只要一个元宝，买一块坟地，葬了我干爹，做牛做马都认了。黑衣人道：我的可怜的孩子，上帝会收留你。

哼！环儿自语道，疯子，真没用。

可怜的孩子，黑衣人道，咱们葬了他。

葬在哪儿？环儿道，这儿没有一块地是属于我的，哪儿也没有！这天南地北，连针尖那么大一块也没有我的。我从小到大，总是在别人的地上走来走去，在别人的屋子里睡觉——你懂吗？这个你懂吗？走吧！你走吧！我饿了，饿得前心贴后背，见什么都想咬一口。

黑衣人重复道：可怜的孩子……

环儿瞪了他一眼，打断他的话道：我是很可怜，比这头小羊羔可怜多了——可怜的孩子——还有一个孩子更可怜，五岁上死了爹娘，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卖进别人家的。后来好不容易有了日子

过，主子又死了，她送主子回老家，安葬了主子，又遇上了干爹，想回那个不属于她的家，父女一块儿过日子，半路上干爹让强盗给打伤了，死了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跟着强盗上山，去压他们的寨子……

黑衣人同情地叹道：我的上帝……

你还会说别的吗？环儿怒道，“我的可怜的孩子”是不是？我现在该哭，我哭得没了力气也没了眼泪；我应该害怕，却怕得啥也不怕了。你缠着我干什么，看我孤零零一个女人——你想干啥痛快点儿，我啥也不怕，啥也肯干。我说这话你明白了吗？

环儿掏出白薯，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眼泪又有了，流在了白薯上。她把白薯和眼泪一起吃进了肚子里，什么都在模糊，连思路也混乱起来。她把剩下的半块白薯又揣在怀里，搂着那头迷途的羊羔，打了一个哈欠——她困了。

天刚蒙蒙亮，环儿被一个恶梦惊醒了——她梦见一群土匪围住了她，企图施暴。她木然地坐在草堆里，擤了一下鼻子。夜里太凉，她着凉了，鼻涕像清水一样往外流。她又擤了一下鼻，看见面前立着那个黑衣人——我的可怜的孩子，她对那个黑衣人说，你在这儿等了一夜，你在等什么？

她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黑衣人总是重复说“我的可怜的孩子”这句话，她也说了一句，自个儿觉得好笑。黑衣人在笑，他的目光看着她的身后，她扭过头也看身后。她看见身后坐着一个胖胖的老太婆，两眼冒着凶光，满脸红腾腾的像馒头，两眼下眼皮坠着两块松不拉叽的肉囊。老太婆的身后站着四个拿铁锹的大汉，上身赤条条的，正在冒热气。

你叫什么？老太婆问。

我？环儿擤了一下鼻子说，我着凉了。您老人家是在问我吗？我干爹让强盗打伤了，走到这儿就死了。我们的金银物件全让强盗抢走了，我没钱埋我干爹，我只要一个元宝，或五十两碎银子，埋了

我干爹。太太，您老人家说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我什么活儿都会干，不怕吃苦。我从小儿没爹没娘，卖给了一个小姐当丫环，人家就给了我个名儿叫环儿。我们小姐死了，我把她送到长白山去了。

我在问你，老太婆说，你叫什么？

环儿道：我一辈子没有家，走哪儿算哪儿。我五岁上跟着我们小姐，侍候她。现在小姐扔下我就走了。留下了我。我在东北遇上了我干爹，我想这回有伴儿了，谁承想你们这一带有强盗，抢走了我们的金银还不说，还打人。

我没问你这些，老太婆说，我问你叫什么？

我叫环儿，太太！环儿道，我不知道我姓什么！环儿抱着羊羔站起来，给那老太婆道了万福道：太太，环儿见过太太。

我说环儿，老太婆道，你干爹的坑挖好了。这里有一口材，板子是上等的，原是为我家老爷预备的。我们吴家几代人以行善为本，替你埋了干爹，愿意留下，就留下。若有家，我们送你回家的盘缠。这年头儿兵荒马乱的是不是，你的意思呢？

太太！环儿鞠了一躬道，太太，我留下侍候您。

不是，老太婆道，不是侍候我。听人家说，老人有了病灾——我说的不是我的老人，是说人老了，知道不！人老了有了病灾，做一口棺材停着，就会有好转。我跟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。跟你这么说吧，进吴家就算是为我们老爷冲喜。若是老爷醒过来，算你二房还是算别的由他说，我说了不算知道不！

谢太太，环儿道，既然插了草标，就是卖的。太太既然买下，就由着太太的便。我反正就是这个命，命不好，运算好，总遇上好人。我当啥都内行，当丫环也行——要不咋叫环儿呢！

那就这么定了，老太婆喘了一口粗气道，不过，有些事要进清楚，不讲清楚就会出乱子，出了乱子大家都不是。人我替你

埋了，棺材也替你抬来了，还挖了坑对不对。进吴家是冲喜，老例儿就讲不得了。进了吴家，就是吴家的人知道不，不能戴孝。这事儿也不光为了我们老爷，还有，我这个疯儿子，学了洋教——中国有那么多教他不信，疯疯癫癫信了洋教。他师傅给人念过下葬的经，他也想念。这我没法儿，疯了的人都这样，中了邪一样对不对。

环儿扭回头看了一眼黑衣人，才明白这个人是老太婆的儿子——他正闭目叨咕什么，似乎是安息吧一类的话。环儿又正了身子道：太太，您老人家的意思我懂——我干爹是个穷人，据说是在我几岁的时候说当我干爹，以后大家分开了。我前几年去满洲遇上他的。我们小姐的族人给了我不少金银，我想和干爹一起回……这不用说了，遇上了强盗，这也说过了。就依着您老人家的话，进门给老爷冲喜。这块坟地算我的，算我买下了对不对？

环儿知道自个儿的话有少一半是假的，她也不明白她现在说起谎来怎么会像唱歌儿一样顺当。她瞅了胖太太一眼。

那是，老太婆转向拿铁锨的大汉道，今儿上午就埋了，这块地儿一丈见方，属于环姑娘的，她说咋办就咋办，我先回了。这天儿真凉，我的膀子疼，脚后跟也疼。

环儿见老太婆上了一辆马车，把式哄着牲口拉着胖老太婆走了。马车吱吱地响，像是那老太婆上车压的。向北望去，山半腰有个城堡，青石白石的院墙色调分明，人们管这里地方叫石城堡（铺）。石城堡离太极镇五里，离太极山两里，是个好去处。环儿想，进石城堡吴家，就要开始另一种生活了。

大汉们很快将棺材放进坑里，开始往里面铲土。环儿心安理得——干爹总算有了一块自己的地。黑衣人，那个老太婆的儿子开始念经：上帝无限宽容，愿万能的上帝接纳你的灵魂早日升入天堂，安乐安居。我们活着的人为你祈祷，阿门。环儿抱着羊羔在一丈见方的地上跺上几脚，羊羔惊醒了。

二

古代的傍晚，一支可以称之为浩浩荡荡的人群来到太极镇。那时太极镇只有两三户人家，以打猎采集野果谋生。天色暗下来，这群人开始休息，手持兵刃的军人在外围，他们疲惫地坐在地上，看守着内围的犯人。再跋涉一千余里，过了关卡，他们就是一群冰天谪戍之人了。而那些兵士们，交换文书之后，就可以返回原先的驻地；内围的男女老少人犯，相依萍梗为邻，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，宁古塔一带就会成为他们终老之地。

据后世学者统计，清世主执政期间，中原各省流放到东北宁古塔、尚阳堡、盛京、卜魁等地的名士佳人及亲朋就达一百五十万人。按满清统治三百年计算，每年平均要有五千人经过太极镇，走向了家园的冰天雪国之中。白天劳作，夜晚满天星斗，草地荒原中点起的堆堆篝火，很可能被狂风吹向天空。在这种凄然裂骨的背景之下，注定了他们将是一群最惨的人。谁也无法阻止流放这一野蛮的酷刑，人们面对流放，除了忍受之外，总要有一些别的举动吧！比如吴家的先祖，也是被流放到宁古塔的，后来被朋友几番周折，搭救出来，又四处筹资，建起了石城堡吴家大院，以备流人经过这里，吃顿饱饭，添件衣衫，喝碗热水。吴家大院已历几代，史无记载，无法一一考证。

话说环儿守着那个半死的老头子已经一月有余，还没见过他长得什么模样。她把自个儿卖给了吴家，准确地说，是卖给了那个胖乎乎的老太婆。环儿每天的差使是穿戴整齐，坐在外屋，不用干活儿。起初，这样的日子显然是令人舒坦的，日子一长，时间就难以打发了。胖老太太说：不用死守在这儿，闷了，在院子里走动走动。环儿道：我就在这坐着吧！万一太太用着我，喊也喊不应，多不好。胖太太说：让你进吴家，不是让你应什么，是让你带来一股子气。自